

## 童年的记忆

## 翻绳

三三班最受宠爱的都是女孩。在高压政策下,女孩喜欢什么,班上就流行什么。我,以及几乎所有男生都是在那个时候学会了踢毽子、丢沙包、跳房子、跳皮筋……

其实,我很想把这些游戏玩到班上最好——你想想看,当你踢毽子踢出几百个的时候,女孩们那种惊呼与鼓掌,嗯,很满足虚荣心的——可是做不到。我那时候还是上体育课站在倒数几个位置的那种小孩。踢毽子不成,丢沙包不够远,跳房子不够距离,跳猴皮筋腿太短。所以,我开始苦练翻绳。

翻绳是两人配合进行的游戏。一圈带有弹性的红绳,一个小孩先用双手大拇指和食指将其撑开为基本形状。然后,另外一个小孩再用手指挑啊、挖啊、绞啊,把绳子变幻成另外一个形状。中间过程越曲折越好,翻出来的形状越复杂越好。

这个游戏,一对好的搭档,不需要任何言语,就可以达到手指翻飞、绳形变幻的境界。很多人终其一生都找不到一个这样的搭档,我在小学三年级就遇到了。

我写着写着,就想起了她的名字:刘青。

她是个长得特别好看的小姑娘,全班的男生几乎都很喜欢她,或者说其中绝大多数都是狂喜欢她……比如,大王特别喜欢她,每天跟我念叨怎么着她哭。对,想让某个女孩哭,就是你特别喜欢她的表现。问题是我同桌,她要是哭了,我就完蛋了——想想凶恶的欧阳老师!所以,我不但不能让她哭,还得不让别人这么干。

刘青特别腼腆,她经常无来由地脸红,要是别人欺负她,她也不会哇哇大哭,而是脸憋得红红地默默流眼泪。这样一个小姑娘,不会主动去找搭档玩翻绳的。

有一天,上课的时候,我看见她拿着一段红绳,手藏在课桌下面偷偷玩,很胆怯,很小心翼翼的样子。我当时正愁没人跟我一起练翻绳呢——大小王的手都太笨。我马上就说:咱

们一起玩吧。她回头谨慎地看着我,然后慢慢地,一点一点、一点点地笑了起来。

我开始每天盼着上课,因为一上课,我们俩就把手藏在课桌下面玩翻绳。我们研究出很多种技巧,很多种绳型,最复杂的一种甚至需要每人八个手指撑开,最后再加上牙齿咬住绳子。而且,手法变化很快。每天上课都练,能不快吗!

终于,我们大放光彩的时候来到了。忘记是怎么开始的了,只记得那天中午一大堆人全挤在一起看谁和谁在翻绳。有个同学吆喝:猪和刘青来一个!他们两个上课老是在翻绳!我都看见了!刘青吓得跑回座位上,一群女孩把她拖过来,然后我和她就开始翻绳。

我们的手法应该是相当快!周围不断有惊叹和呼喊。翻啊翻啊翻下去。周围的人开始鼓掌了。最后,我们敏捷而快速地同时用牙齿咬住绳子一头,咬住,扯开。

最复杂的那个绳型以完美的形状出来了。外面呈现钻石形状,里面的线条构成五角星,五角星里面是圆圈。同时,由于手指的错落,从侧面看去,线条又呈现出一座桥梁的样子。

周围的人大叫起来,“啪啪”地拍着桌板,我松开绳子,突然伸手出去摸了摸她的脸蛋。

周围的声音猛然安静下来。是的,关于翻绳的回忆,我记忆中最深刻的就是这一瞬间。后来,许多女孩找我一起翻绳,大王为这事生气,还找我打架。可这些回忆的强烈程度,都比不过那天中午,翻绳结束的时候,我得意忘形地伸手摸了一个叫刘青的女同学的脸。



■文/猪

■漫画贝贝龙

西天取经后,唐僧师徒四人进入西天佛教大学进一步深造,漫画记录的,就是他们大学生活的点点滴滴……

## 麻坛心经

## 五年秘密“麻战”

搞营销工作,我借打麻将交朋友的时间还真不少。越打,越觉得这东东好玩,乐此不疲。

不过,家里老婆管得严,愣是不同意。我倒不是“气管炎”,但老婆的反制条件却着实让我有火发不出:我若在外边打麻将,她就去和别个男人跳舞,交谊舞。

我这人比较传统,自己绝无搂抱别个老婆的习惯,也断然接受不了别个男人搂着自己老婆跳舞。只得尽可能搞地下工作,借口不外乎是单位开会、工作陪客户……

老婆听力很好,我绝不敢在麻将桌边上接她电话。偏她又喜欢晚上11点多钟打我手机。每每一听手机铃响,“嘘”一声止住大伙的动作,才敢起身离得远远地接电话。待回到桌上,噩梦便开始:上半场,心情平静,收获大大;下半场,患得患失,甚至本金都被带走一把。

某次,我做东请客,几个高中同学聚会,有人提议“搓几把”。因事先已跟老婆汇报是同学聚会,不必秘密作战,身心放松,“一吃三”,散场时一点数,靠,净赚十倍于请客花的钱!此后,隔三差五,同学都要拉我出去“乐呵”,老婆也从不怀疑。后来就匡瓢了。

那天是老师生日,同学又聚会,老婆也参加了。当晚几只老“麻雀”喊我继续“切磋切磋”。“雀友”们不知我与老婆的约定,力邀老婆观战。老婆总算给我面子,乐呵呵坐在一旁,可怜我心里好像有只猫爪子在左挠右挠,输得很难看。

散场回家,老婆只说了一句话:你牌摸得蛮熟!我只好老实“交待”。不想老婆听完后说:我早知道了!儿子刚出生不久我就知道!说罢,自去休息。

我打了个激灵:自以为能瞒天过海,其实老婆心里明镜似的。再一想老婆可忍了我五年……心虚归心虚,我还是暗地里调查了一下。几年来,老婆可没有和别个男人跳过舞。

此后,我不必再偷偷摸摸打麻将了,却打得少多了,真的。 ■文/丁一

## 九宫格数独游戏

在这八十一格中,根据已经给出的已知数字,利用逻辑和推理,在其他的空格上填入1-9的数字。使1-9每个数字在每一行、每一列和每一宫中都只出现一次。

答案在  
下期报纸  
中找

## 新闻回播

一名英国男子因和女人私通,东窗事发后被愤怒的妻子在颈上挂了一个写着“我欺骗,这是我的惩罚”的告示牌站街示众。

——家有母老虎还敢克找画胡子,发了猪头疯吧?

日本准第一夫人鸠山幸曾在自己的著作《我碰到的怪事》中写道,20年前她在睡梦中被外星人绑架。

——作孽咧,脑残也是残疾,长沙是扎拥有广阔胸怀的城市,尊重残疾人。要是失业哒,欢迎来长沙歌厅里讲相声。

日本推出售价300—400英镑的宠物地震马甲,马甲内装有便携式夹克、雨帽、靴子和跌打损伤精油等。生产商希望在地震发生前,对大自然反应敏感的宠物带领主人逃出公寓,并用身上的装备帮助主人。

——很显然:机器猫看多哒。

## 哈哈

## 是我的

我的一把钥匙掉了,当时没有发现,后来回去找!在路边有对小情侣,男的激动地说:是谁的?到底是谁的?我以为我以为是钥匙,连忙说:我的!是我的!后来才知道,原来是那女的怀孕了……可怜我的脸……疼了几天。

## 我给你两个

小时候在罐子里攒了一大堆钢蹦,都是一元的。大我两岁的表姐看见了,表情特别诚恳地从兜里掏了两个一毛的钢蹦出来:“我给你两个,你给我一个好不?”当时很懂懂的点点头。等长大了终于明白了——欺负人没文化不是?

## 连载

## 谁不犯点儿错误啊

新学期一开始,小芳便喜得不得了。职大的课有收入了,她至少不必担心生计;更叫她满意的是,每周二、五的晚上,有那么四十五分钟的时间,王贵是属于她的啊!

王贵满脑子赚钱养家,哪有心思干那营生?但架不住人家不想啊!起先,小芳出于感激,总在王贵上课前替他泡好茶。后来,发现王贵每周三去资料室找资料辛苦,就主动问清王贵要哪些书,她先去了,替王贵一并带回来。最后,干脆问清楚王贵要哪些相关内容,她一页页查看,把有关部分用铅笔写下记号、插个书签直接交给王贵。这的确帮了王贵的大忙。以前王

贵每天备课到半夜两点,现在王贵倒是提前上床了,改成小芳孤灯寒窗苦。小芳自是一点不觉,反而为王贵的奔波暗自心疼,恨不能替王贵上课呢。这原本是想为王贵减轻点负担的,不成想日后系里选拔年轻教师去英国留学的时候,竟因她的日积月累拔个头筹,因情得福了。

每周二的晚上下了课是十点。王贵从教室里出来就在职大的篮球场上开了自行车等小芳。两人有说有笑地往家奔。职大离省大总有十好几里路,一路骑回去很是费劲。若后座上再带个人什么的,没一把力气是不行的。小芳非常乖巧,王贵骑车她也不闲着,不时跳上跳下,逢上坡就下车在后头推,跟着王贵的自行车跑。王贵开始不好意思,说干脆下来一起走吧!小芳不

让,说赶紧回去,不然嫂子着急。

一路上四十五分钟,两人就有一句没一句地唠着闲话。起先是纯工作问题。小芳若哪个难点啃不下来,或是读了什么有意思的文章,就讲给王贵听。王贵帮着出主意。王贵的语法功底扎实,但发音不是特别标准。王贵本不知道小芳的籍贯,但他从小芳的英文里找到与自己的共同点,断定小芳的家应该离他家不远。一问,果然,相差不到百里地,一聊起来还能扯到大家都曾去过的一个附近的小城镇。这下,两人的关系突然拉近了。

聊完工作,多余的时间就开始聊人际关系。小芳初到此地,不晓得该跟谁近跟谁远。小芳想走个捷径,透过领导王贵早早熟悉同事。她不想自己一来就站错立场,常跟老乡哥哥王贵讨

主意。小芳发现王贵虽然很健谈,但出言谨慎。你很少能从他口里套到他对某领导、某同事的真实想法,小芳从王贵口里都问不出个别人的“不”字。

王贵的圆滑里透着一股诚挚和谦和,让小芳觉得,这男人真可靠。一次,小芳问王贵系里最热门的话题,副书记和一个女教师在办公室亲热给人撞到,系里满是风风雨雨的。王贵只说了句,人在这世上,谁不犯点儿错误啊!旁人看不清楚的就不要瞎搅和了。

小芳心咯噔一下:对呀,人,谁不犯点儿错误啊?她似乎是从这简单一句话里得到了王贵的默许。原本暗暗喜欢,还带点儿自责的心竟突然敞亮起来。